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或许对它从来都一无所知

郭敖 著

归藏图

之 引渡人

引渡人，不引生者，不渡异类
打开生死之门，探究生命奥义

生命不可触碰的禁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归藏图

郭敖 /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归藏图：引渡人 / 郭敖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4

ISBN 978-7-201-13051-4

I . ①归… II . ①郭…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 第 056195 号

归藏图：引渡人

GUI CANG TU : YIN DU REN

郭 敖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出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王昊静

策划编辑 李 艳

特约编辑 王三石

装帧设计 仙 境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99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316-8863998)

我是一个魔术师，这是现代人对这个职业的称呼，
在某一年某一个国度里的某一天醒来。这个世界每天都在
变化，有些东西却始终没变，如果时间对我或者我们
失去了意义，它就只是一个长久的冷笑话，这个笑话冷
得跟我的身体一样，没有任何温度。

目 录

楔 子	001
序章 巫术师	005
Ⅰ. 亡者归来	043
Ⅱ. 古蜀图语	075
Ⅲ. 少数 π	103
Ⅳ. 古彝天书	131
Ⅴ. 天道者	159
Ⅵ. 星月古冢	187
Ⅶ. 龙纹咒	217
Ⅷ. 藏龙涧	253
Ⅸ. 聚魂棺	277

楔子

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容易让人忘记年月，那时候岁月足够长，时间足够慢，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情可以足够认真，认真到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父亲是一个老实人，我见到他的时候不多。父亲说祖祖辈辈都知道一件事情：没有踏出过家门，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卑微，生活是讨来的，老天给饭吃才能生存，对一切万物都应该心存敬畏。

伤痕累累地走过岁月，即便血肉模糊，依然能够坦然地微笑面对。成就我们的不是那些光鲜亮丽的身份，而往往是那些抹不去的伤口。用我祖母的话说，生活就是麦场，苞米地，玉米糊糊和热炕头。

我叫陈尘，我的祖母是十里八村著名的湿婆子，小到孩子出生起名，给孩子叫魂儿、治病，大到红白喜事，调解夫妻矛盾、兄弟斗殴，无处不见她的身影。我出生就没有见过我的爷爷，父亲母亲不愿意继承祖母的衣钵，违背了老陈家的祖训，那时候父亲认为巫师为蛊，故为巫蛊，蛊惑人心的事儿属于装神弄鬼、招摇撞骗，为此与祖母争吵了很多年，

最后父亲离家出走，跟一个戏班子闯江湖。父亲走后，祖母便强迫我背诵一些拗口的词句，辨识祖上传下来的一本龙图，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一个鲜为人知的词汇：巫者。

年幼的时候，总有小伙伴在林场地里尾随祖母并呼喊“老巫婆”或者是“湿婆子”，这些我不能更熟悉的称呼。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它的含义。

巫者贯穿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祖母去世的第二年，父亲回来了。父亲对祖母的仇恨没有得到缓解，父亲一把火烧了家里与巫术相关的祖母的所有遗物，包括祖上传下来的那几卷龙图。那天父亲看着火光，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从此那些陪伴了我十多年的称呼随着祖母的离世，一去不复返，它在我的印象里平凡得像所有的职业一样，在我的生命中存在过。但受父亲的影响，招摇撞骗四个字深深地烙在了我童年的阴影中，不可触碰，父亲在阳面，祖母便在阴面，她努力地把真相藏匿在黑暗之中。祖母活着的时候经常念叨，藏起秘密的代价就是要忍受孤独，不会有人理解众目睽睽之下的那种孤寂与落寞，错就错在它牵引出了一个令人疯狂的秘密。

我们降生在时间的洪流中，不快，不慢，不早，不迟。正如时间本身，我们无法改变它，只能义无反顾地前进。死亡是生命的终结，在历史的长河中，形形色色的人匆匆走过，每个人都在走向同一个终点，走向最终的死亡，而我在这条路上迷失了。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带着枷锁，它根深蒂固地植入于血液、基因，即便逃脱了家门，逃脱了村庄，逃脱了阶级，逃脱了世俗，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命运。

祖母去世没几年，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隔着窗子看着身边的

玩伴戏耍，我能够感觉到我们之间是不一样的。我整天咳嗽不止，有时候会咳出血来，父亲说这只是先天性的肺炎，母亲杀了鸡，取了新鲜的苦胆汁儿让我一口喝下，那种苦涩难以想象，然后母亲拿颗糖果塞进我嘴里，抱着我哄我睡觉，说一会儿就好了，睡醒了就没事儿了。

父亲把这一切归咎到祖母身上：就不该再碰那些东西，造了孽，就要还，现世现报在孙子身上。后来我才知道爷爷的死也和这件事情有关。

我一直不知道父亲在逃避什么。在我模糊的记忆里，所有的成长是从远离故乡开始，我从小体弱多病，脉象怪异，六岁时依然口不能言。我小的时候生活在狭窄、潮湿、孤寂的沉默中，郎中断言我十二岁之后还活着一定就是奇迹！父母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带着我四处寻访名医，中药、西药都吃了个遍依然无济于事，药石无医。后来祖母的一个朋友有天找来，他是一位私塾里的老者，据说他曾翻阅过的一本古书中恰有记载，在川蜀、滇南一带曾经流传过一些古老的禁术——祈禳古法。这偶然的一个决定，让我触碰到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文明禁忌，这个世界上很多禁忌是生命不可触碰的，即便这些禁忌可以带来一线生机。这一线生机却被我父亲牢记于心，尝试着逾越禁忌的界线，而奇迹对我而言显得太陌生、太遥远。这个奇迹来得无声无息，过于漫长，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何时来临的，却又于何时陷我于另外一个永无止境的厄运中。而这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久到我甚至忘记了时间的界限。

这只是一切的开始。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或许对它从来都一无所知。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着光怪陆离的事情。同样的一条街道，同

样一群人，同样一张面孔，可是每个人看到的未必一样。同样的一些事情，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故事中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它们藏匿在历史的背后操纵着一切。真相往往藏在你最容易忽略的盲点中，那些你经常挂在嘴边却永远不会相信的传说里。



序章 巫术师

十二岁那年，那时我们正在距离家乡千里之外的路上，我们是在老佛爷薨了的那年出来的，已经足足三个年头。出来得太久，一路颠沛流离，母亲在路途中身染重病去世，父亲带着我继续在川蜀和滇南的交界处寻医。铁路被封锁，全国都在闹运动，我和父亲只能靠着双腿步行入川，这也是我们老陈家第一次踏入关内，听我的祖父说皇帝大兴文字狱，尽毁民间遗书，祖上因为几卷图文受到株连，举家被发配到关东，不得踏足关内一步，此次求医，父亲一路上靠卖艺维持生计，人称“跑江湖”的，又叫杂耍。

父亲说从宋朝到清朝都兴这个，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老手艺活儿，北平的天桥、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徐家汇、开封的相国寺等等，繁荣景象今非昔比。马戏、魔术、评书、相声、唱戏、杂技、算卦、相面、卖药石等等，把式齐全，汇集处那叫一个热闹。到了清朝的末年，更多的手艺人流离失所。茶肆酒楼，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熟人，四周都是陌生的面孔。偶尔街头巷子里遇到街坊四邻，父亲都会强颜欢笑地招呼上一句：言之为江，口之为湖，为人长者为江，为人宽者为湖，人即是江湖。

若有人问：这江湖有多重？那便知道是自己人，答上一句：四斤，十三两，五钱，五厘。这是江湖行话，按照先秦十六进位制的古秤，

十六两为一市斤，刚好是“半斤八两”的意思，表达彼此虚心谦让，不相上下，是一个笼统的量词。世风日下，骗术披上了传统文化的外衣，骗子逐渐地抹黑了江湖，南北骗术迥异，各成派别，殃及了江湖上的手艺人。

我亲眼见过有人拿父亲寻开心，接话茬儿问：“这缺斤短两，低三下四的行当，称得了什么？能算个什么东西？”

人群中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婆婆佝偻着身躯，牵了一个小女孩走出来，反问道：“称得了骨，算得了命，占卜生死，祈禳天运，亦可算任何东西。”

那人恼羞成怒，龇牙咧嘴地想动手，凶恶地指着老人说：“你算什么东西？”

“老嫗就是一路人，见不得好人被欺负。”自称老嫗的婆婆摸了摸身边小女孩的额头，笑看着周围的人。

天空顿时风沙阵阵，阴霾四起，父亲听她提到祈禳之法，心中大喜，凝视着眼前的老嫗。

她在小女孩的牵引下从人群中走过。这位老嫗瞳孔混沌，仿佛蒙了一层轻纱，她走到我面前停顿了一会儿，无神的眼珠透露出一股寒意，我不寒而栗，她面容木讷，不露声色地摇了摇头。

我跟父亲立即追了上去。

她感慨地说：“这世道要变了，这世界也要变天儿了。”

这世道变了，这天儿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清末时局动荡，各地都有暴动事件发生，学生们放下课本走出了教室，一切都失去了秩序。因为暴雨成灾，灾民为了生计开始大面积地迁徙。乱世之中，生命贱于草芥，武汉、南京、陕西、河南谣言四起。

有人说当一个时代谣言风靡之时就是动荡变革的前兆，当这些谣言一个一个成了真，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真的病了。

那天我们尾随着老嫗走了好久，一路上走走停停，父亲也没敢上去搭讪。这一路上遇到几个衣着朴素的人，每个人背着沉重的包裹，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亮光，那种看人的眼神令人生寒。他们身上散发出一股阴寒的土腥气，夹杂着硫黄和木炭的混合味，一个年轻人不小心掉出一把铲子，铲头圆锥形，我还没有来得及细看，父亲就冲着他们讪讪一笑，一把摁住我的头，拉扯着我向前走，过了一会儿才低声说：“这附近一定有大墓将现，别惹事儿，是淘沙官。”

我当时并没有多问上一句淘沙官是什么官，听到淘沙官三个字，老嫗的脚步停留了片刻，我依偎在父亲的怀抱中，疾步追赶了上去。

直到滇南地区，郊外一处幽静的草棚外，老嫗突然停住脚步，转身面对我立了良久。我不确定她是不是在看我，她空洞而冰冷的眼光看得我寒意刺骨！在她核桃般的脸上，那双眼睛竟然蒙了一层白绸一样的东西。她身边的小女孩儿扯了扯她的衣角，老嫗一动不动，愁眉不展，她仰头对天空喃喃低语，都是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词，而后一脸疑惑地继续面问我，叹息道：“这娃子身上处处透着邪性。”

父亲拉扯着让我给老嫗跪下求婆婆救命。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无力地祈求。父亲报了我的生辰八字，讲了一遍事情的原委。

老嫗咳嗽了一声，说：“算起来，这娃子早就命数已尽，何故还活在这世间？”

父亲和我一同长跪不起，祈求老嫗。老嫗见我们不肯离开，无奈地说：“我一个行之将死的山野老婆子，哪里懂得行医制药的道理，何况

自古生死有命，岂可得而禳之。”她佝偻着身躯，缓慢地挪进了屋子，冲着门外喊了一声“姜儿”让小女孩关门进屋。我和父亲长跪数日，老嫗开始的时候试着驱赶我们，见我们执拗不肯离开也就作罢。

有一天暴风骤雨突然而至，在泥泞中那简陋的草棚纹丝不动，小女孩儿从屋子里探出来小脑袋张望。暴雨在傍晚的时候渐渐停歇，我的身体已经和泥土、冰冷的雨水混为一体，刺骨潮湿的寒冷使我全身麻木，没有知觉。

老嫗突然慌张地走出草屋，对着天空口中念念有词：“天石已至，客星倍明，主星幽隐，星象互易，相辅列曜，斗转星移。你命中三魂有缺，七魄不全。天象既已如此，也罢，你身属异数，算得上缘分。我有一古法可以一试，若有缘点得了七星古灯，兴许能有一线生机，也只能看你的造化。”

那年的彗星异常亮，星孛入于北斗，位于北斗西南，吐芒丈余，群星皆暗。老百姓口耳相传“彗星现，朝代变”。

老嫗在院子里摆放了祭物，院子周遭布置了屏障，在我身边放了七盏青铜古灯，院落四周外布了四十九盏小灯，内安本命青铜盏一尊。三国时期，诸葛孔明曾用这祈禳古法，借三魂、追七魄，试以逆天改命。可惜天时未到，诸葛亮强点这七星古灯，向天借命，致使天时地利人和尽失。

老嫗讲完了这古法的来历，停顿了一下看着我说：“七日内，若这灯灭，你必死无疑。”

父亲不知所措地看着老嫗，又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小女孩和老嫗不约而同地望向我，就像是在告别。

我说：“我自小体寒多病，邪气侵扰下早已脉绝。承蒙婆婆搭手相

救，若得生机，定当感激不尽。”

俗话说独阳不生，孤阴不长，阴阳互换，五行移转。这七星青铜古灯一旦点燃，凝聚冤魂戾气，开启移星换斗的祈禳之术，便没有了退路，稍有差池便回天乏术。

老嫗说着在我四周按照宫位摆放祭器，诵念几句，点燃了七星青铜古灯。灯芯处燃起一团蓝光，火光青而不热，胜于蓝。四周一片漆黑里氤氲着一层青色的光晕，青光弥漫在空气中，与星空中的彗星相呼应。

头几日，这灯光就像凝固了一般，林子四周连鸟兽似乎都绝迹了。我心如止水，身体和空气好像已融为一体。在第七日，这青铜古灯里的火光开始微微地闪烁，我隐约从黑夜里的空中看到了光。

突然间风雨飘摇，院子外传出嘈杂的人声。一行人与父亲一番争执，过了一会儿后，撕打的声音不绝于耳。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时正逢革命，扫除封建迷信，湘江一带的民众最先开展了去巫行动。那天一行人冲到庭院内一番抢砸，一把火烧了草棚。我的父亲以封建迷信，被鬼神怪力所迷惑的罪名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在寨子中和乡绅一起绑上了示众台。后来父亲、老嫗和小女孩儿都不知所踪，下落不明，那潦草的告别，竟然是我和父亲的永别。

凌乱的脚步声踏过泥泞，火把照亮了整个茅舍，嘈杂的抢砸声由远及近。那天夜里有人踢倒了青铜古灯。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声响，地动山摇，整个世界仿佛被颠倒了过来。我在昏厥前最后看到的景象是：彗星划过天际，流星雨弥漫在整个星空中，波澜壮阔。而无数的岩石、冰雹散落下来。很久以后我在国家图书馆里看到相关记载，那年的彗星几欲撞上地球，散落的陨石划破大气层，造成了前所未见的流星雨。天文局记载，那是猎户座史上最大、最壮阔的流星雨。

我忘记沉睡了多久，在孤独的黑暗中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如此的懦弱、胆小，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害怕，父亲讲过的“人生而卑微”，再次萦绕在我的耳边，人和虫蚁之间本无区别。我的身体在发生着细小的变化，等到冰冷的四肢恢复知觉的时候，我的整个身体都浸泡在泥水中，四周一片狼藉。

东方晨光熹微，一觉醒来，这个世界改变了。

学生们走出了课堂，工人、农民都放下了工具和锄头，铁路、衙门口站满了熙攘的人群。

我沿街寻找失散的父亲，听闻前几天一个崇尚封建迷信的巫者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众人殴打致死，挫骨扬灰。我在混乱的案发现场找到了父亲几件零碎的遗物，我更愿意相信是父亲在慌乱中遗失了这些随身的物件。

大清国没了，所有人都在一股脑地忙着革命。多出来了一个叫总统的人，有人断言九五之位颠而倒之，灾难马上就要来临。

就在彗星离开的那一天，突然下起了暴雨，电闪雷鸣、地动山摇。那天晚上我们所处的巫镇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镇上一百七十五个村民凭空地消失了！蒸发在人们的视野里，好像从来都没有存在过，而我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人。

越来越多奇怪的人一夜之间齐聚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上，此时这个小镇只剩下死一样的寂静，小镇里的一切还停留在最后一刻，吊脚楼里的烟叶、蚕丝都还没有来得及收拾，碗里的粥、榻上掀开的被子似乎还有余温，狗都没有来得及吠叫，小镇上的居民却一瞬间诡异地集体消失了。